

母亲的三轮车

□ 陈毅清



资料图片

前几次整理庭院,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停放在角落里的旧三轮车,但这一次,母亲决定把它当废铁卖掉。

母亲的三轮车购买于我8岁那年。那时,母亲已决定踩三轮车到镇上去拉客。对于母亲的“转行”,父亲并不看好,他说瘦弱矮小的母亲,怎么可能是蹬三轮的料?我记得父亲说这话时,正蹲在门槛上修他那把永远修不好的锄头。母亲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用抹布仔仔细细擦拭着新买的三轮车。

从家里到镇上,大概有8公里的距离。母亲总是很早就起床,吃过早餐,带上午饭,便往镇里赶。天还未亮透,我常被院子里“吱呀”作响的链条声惊醒。透过窗户,总能看见

自2006年起,天峨县高级中学语文老师张宗臣便利用业余时间创办公益文化内刊《漫步》,每月出一期,刊发师生的文艺佳作。甘应鑫任文学顾问,我任校对。我们经常沿着河堤散步,人手拎一瓶啤酒,高喊“一切都在酒里”。宗臣常说:“应鑫是一个友善真诚的人,这种人很难遇到。”

天峨县高级中学,是应鑫文学种子生根发芽的地方。早在中学时代,他便在省刊发表习作,出版诗集《来生做棵树》。大学期间,他的作品更上一层楼地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大学毕业后,他辗转多地,从事多种职业,还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学习。

2013年春天,应鑫去了深圳,此后我们要见上一面,就变得很难了。他说:“每天坐着地铁上班路上最文思泉涌。”

此后,他每年都应邀回家乡进行文学交流。2017年夏天,他偶然获得了某个小说素材,我们在红水河畔漫步时,便热烈地讨论小说的布局谋篇、人物塑造和主旨提炼。越聊越兴奋,不知不觉聊到深夜。当晚,他回家便完成《狼叫》初稿,经半个月修改才定稿,又沉淀半个月后,投给某报,次日就刊发了出来。次月被《小说选刊》转载,还屡次获奖,入选当

清甜瓜花酿

□ 班忠献

夏日若至贺州,不品尝瓜花酿,便难触及客家百菜酿的魂灵。一朵朵黄色花骨朵包裹着豆腐和猪肉馅,那娇柔细腻的花瓣、金黄鲜艳的色泽、清甜凉爽的口感惹得味蕾翻滚。

生活在贺州的客家人酿制了这样一道拿手好菜——瓜花酿,其制作颇需匠心:清晨采摘带着露水的南瓜花,仔细摘除会带来苦味的花蕊,再撕去花梗表皮的粗硬纤维,然后将拌好的香菇猪肉豆腐馅料,掺入些许红薯淀粉增加黏合,小心翼翼地填入花囊。接着,用花瓣轻轻叠拢封口,上蒸笼旺火快蒸。待花盏透亮,馅料鼓胀,特有的清香便弥漫开来。成品的瓜花酿外层花瓣脆甜,内里馅料丰腴,煮出的汤汁清甜如泉,入口顿消暑暑,似有爽朗清风拂怀而至。

每到夏季,在母亲耕耘的菜园里,遍地都是金黄的南瓜花。那时,我们将采摘的成果一分为二:鲜嫩的南瓜花苞用于精制酿菜,而带着藤蔓清香的南瓜苗,则是清炒或打汤的佳蔬。

我第一次品尝到贺州瓜花酿,是在2005年夏天来到贺州读书的第一年。有次去同学家吃饭,同学的母亲做了满满一大盘瓜花

母亲佝偻着背,将三轮车推出院门。

母亲的三轮车总是干干净净,她在等客的间隙,常常用旧布擦拭车架。有一次,暴雨突至,母亲把唯一的雨衣盖在后座客人买的药材上,自己则被淋得全身湿透,但她却笑着说:“药材浸水就不灵了,人淋湿了晒晒就干。”那晚母亲发了高烧,可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又听见那熟悉的链条声。

12岁那年,我有幸能够代表学校前往镇中心小学参加全镇体操比赛。我央求了母亲好久,她才勉强答应蹬三轮车送我。那天她换上了只有过年才穿的卡其色外套,车把上系了条红布条。上坡时,因为用力蹬车,我看见母亲脖颈上的青筋像蚯蚓般隆起,我想跳

年高考语文阅读考题。之后,他一系列“具有平民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小说多在地铁上用碎片化的时间创作完成。我们也用业余时间在网上进行讨论,在阅读与写作中寻找精神的“老家”。

时间匆匆流逝,2019年夏天,接到宗臣来电,他说:“应鑫明天飞到柳州,再转车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激动地问:“我们去接他,行不行?”张老师笑着答应。次日清晨,宗臣驾车,带上我和他弟弟,往柳州出发。一路上,我们聊生活,聊文学,五个多小时路程,并不觉漫长。

接上应鑫后,车上气氛更加热烈,微风送着欢笑声,在车窗外旋转。他幽默豪爽、干练通透,让我感觉到,这些年他对社会有了更深的洞察。

去年春天,应鑫从深圳回到家乡,担任天峨文旅推广大使,公益推介家乡,直播助农卖货。这一年,天峨县蓝刀鱼火爆出圈,吸引众

下去帮忙推车,却被母亲厉声喝止。

高考那年,母亲的三轮车后座总是堆满我的复习资料。她每天的任务不再是拉客,而是准时守在学校门口等我。有同学笑话我:“你妈还在蹬三轮啊?”我还没开口,母亲就笑着接话:“这车可是我们家的功臣,拉过大学生咧。”她眼角的皱纹随之舒展开来,像一朵风干的菊花在杯子里被热水泡开。

上大学的那天,母亲把三轮车擦得锃亮,她执意要蹬车送我去车站。临别时,母亲从座垫下摸出布包,里面整齐叠着各种面额的零钱,全是她一毛一块积攒起来的。接过零钱的那一刻,我强忍着在眼眶里兜转的泪水,为了赚到这一毛一块,母亲定然流过很多汗、吃过很多苦。

如今三轮车终于要离开我们了。收废品的师傅用铁棍敲打车架估价时,我仿佛听见母亲从骨节里发出的声声脆响。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那辆即将消失的三轮车,正用它斑驳的铁锈,在水泥地上写下我们共同的记忆。

当拉废品的卡车扬起尘土远去时,母亲忽然轻声说:“那时候啊,每次上坡都觉得蹬不动了,可想着你在后头坐着,脚底一下子又有劲了。”我突然明白,这辆三轮车真正承载的,是母亲沉甸甸的爱与期盼。那些被车轮碾过的每一个早晨和黄昏,早已化作奔涌的力量,让我在人生的每一个上坡路段,都能听见链条咬合齿轮时发出的“咔嗒”声,进而有勇气去面对生活里的艰辛困苦。

相逢已是上上签

□ 卢致明

多网红达人和游客前来打卡。有一天,我陪家人到红水河边游玩,肩膀突然被人轻轻一拍。扭头一看,取下护目镜的潜水者竟是应鑫!我惊喜地问:“你也来人鱼共舞啊!”我原以为他只是回来住几天就走,没想到在这和他碰见。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深圳,他摇摇头说:“不走了,还是在家乡过得真实。”说着他翻出手机里公司门头照片,笑着说:“这是我开的传媒公司。”跟他相见,总是那么短暂又美好。

后来,我得知他的作品《野性》获得了《小说选刊》2024年度大奖·微小说奖,受到文坛瞩目。我向他道贺时,讨要“写作秘笈”。他笑着说:“保持热爱,敞开心扉又能闭关自悟,有过执着又能放下执着,才算真正上道。”

“相逢已是上上签,何须相思煮余年。”这些年,应鑫知行合一,他的文学人生也是他的理想人生。他是作家更是诗人,世间不缺好诗,缺的是他这样如诗的人。



资料图片

地洒在田野上,毛茸茸的南瓜苗上顶着露珠,泛着晨光,如闯入一片金色的花海。

青青瓜藤,黄黄瓜花。食物是记忆里对故乡最深的眷恋,一碟清炒南瓜苗,一碗鲜美的瓜花酿,既是餐桌上的家常菜,又连接着对故乡的深情、对亲人的思念、对明天美好的向往。这份源于生活的朴素与芬芳,便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馈赠。

在东西文学馆 (外一首)

那超(壮族)

可以感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可以感受日月盈昃,星宿列张
可以聆听鸟鸣虫吟,大地飞歌
可以感受风花雪月,琼楼玉宇

东西从谷里慢慢出发
走着走着,这个农家的小儿子
走成了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

山下是狭长的小县城
红水河在峡谷里无声穿行
大桥把两岸连接起来
人们在街道上行走
像一个个小黑点在移动

对面的山,高过文学馆
但文学的目光能穿越红水河
穿越大山,穿越层层迷雾
看到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
看透人性的幽微与明亮

在文学馆里睡上一宿吧
做个长长的文学梦
或许会得到缪斯的眷顾
从而文思泉涌,妙笔生花
从此洛阳纸贵

风吹天峨

深秋时节,天峨的县城凉了
河水浅了许多
两岸的草木都有了季节的特征
山上的小鸟在飞翔
河边的白鹭在飞翔
一只跟着一只一群跟着一群

站在山顶上四处观望
红水河在脚下缓缓流淌
它安静温驯,深沉内敛
到了秋天,万物总该这样吧

旁边的人刚开始讲话很大声
后来就小声了
我们不说话
只是看着脚下的红水河
看着对面的莽莽群山和深邃天空

雾气从山下漫上来
人和树木变得缥缈起来
县城安静了
这是我一生都在靠近的样子

上青山(外一首)

陆索(壮族)

村后矮矮山坡上
是疯长的蕨草,高低摇曳
是自生自灭的忧伤

空气是天然的
溪水是清澈的
草木是大地的

掩藏在角落里孤单的坟墓
是自己的

风过二桥

十一点十分
大风如约而至
偌大天空,紧张紧张地黑

红河两岸,绽放的花儿
措手不及
满树满树,纷纷扬扬

弥漫空中的花瓣
一半落在水里
一半落于下广东的船上